



“世界读书日”专题

倾一生，为一事

——38卷《郑克鲁文集》出版

■本报记者 蒋楚婷

阅读前沿

- 陈尚君 — 两种唐诗选
- 孙小宁 — 湖上的海鸥
- 曹可凡 — 陈香梅的一封信
- 唐骋华 — 唐代士人的平行宇宙

每周一书



《秩序的重构——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》

金东寒主编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48元

信息技术自上世纪中叶发展以来，正在不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。特别是当信息技术发展到数字化、网络化乃至高级阶段——智能化阶段（人工智能）后，更加速了对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，有人甚至预测它将进一步促使人的思维发生变化。在此背景下，由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主编的《秩序的重构——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》一书出版，对读者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重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该书共分七章，重点论述了人工智能与各界认知、伦理道德、法律法规、就业、教育、安全保障和国际准则之间的关系，而且每一章都配了漫画，试图让非专业读者都有“一目了然”的感受，并借此启示出各种创意。



《郑克鲁文集》
商务印书馆出版



澳门郑家大屋



郑克鲁翻译和编著的部分作品。

今天是世界读书日。本文的这位主角，就是一位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。在80载的人生历程中，他读书，写书，译书，编书，教书……不受俗务羁绊，不被潮流裹挟，不为风雨动摇。所谓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指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吧。读书日于他，不是一年中的某一天，他伏案的每一个清晨，每一个黄昏，都是与书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——编者

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，几乎每天清晨，会有一对老人手挽着手，相偕着走进师大文苑楼，开始一天的工作；黄昏甚至是深夜时分，这对老人又会手挽着手，走出师大，走上回家的路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对老人执手漫步的背影已然成为上师大的一道风景，印刻在众多老师和学生的心中。这对老人就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、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和他的夫人朱碧恒女士。

出生于1939年的郑克鲁先生今年八十高寿了，但他每天仍会去往日已搬至光启楼的办公室，翻译、著书，笔耕不辍。正是这样的日积月累，在60年的翻译、学术、教学生涯中，他总共完成了1700万字的翻译作品，2000万字的研究论著，加上其他各类文字，著述总数超过了4000万字。厚积而薄发，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38卷《郑克鲁文集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同时，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也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。

文学翻译：原汁原味地呈现

商务版《郑克鲁文集》包含了《茶花女》《局外人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》《法国文学史》《法国诗

歌史》等郑克鲁翻译、编著的作品，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名著，不少都有他的译本。但这煌煌38卷文集却只是他著译的一部分，有一些作品因为版权等元素没有被收入其中，比如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《第二性》。

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，《第二性》是一部涵盖了哲学、生物学、生理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医学、精神分析、历史、文学、文学批评等广博知识的思想巨著，因其艰深晦涩而被译者视为畏途。虽然有过多中译本，却被大量删节，内容不完整，质量也不理想。2004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《第二性》的版权，请郑克鲁翻译。这是他首次翻译理论著作，这与他之前翻译诗歌和小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对于翻译理论著作，郑克鲁认为：“第一要义是做到‘信’，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，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，因为意译容易失去原意，并不十分可取。”“也不要像翻译诗歌和小说那样，为了文辞优美，动辄用成语，中文的成语一般与原文会有出入，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。文字需要精炼、简洁、流畅。至于长句的翻译，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，文理不通。”这样复杂的一个文本，对当时已功成名就的郑

克鲁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他用了两年完成全书73万字的初步翻译，又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校对、修改，直到2011年，新版《第二性》才正式面世。虽然错过了出版社原本计划的在2008年波伏瓦100周年诞辰时推出该书

的时机，但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。郑克鲁也凭借《第二性》获得了第四届“傅雷翻译出版奖”。作为郑克鲁的第一个博士生，翻译家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对老师翻译时之成竹在胸、文气充沛有着深刻感触：“郑先生的译文平实质朴，而非浮华夸饰；他尽量忠实源语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征，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义、意境、语气、基调、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，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，最后取得了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。”朱振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他翻译几首诗，找了好几本词典，都找不到那几个词的释义，于是就去找郑先生。郑克鲁迅速看完这几首小诗后，告诉他这几个词一般词典上是查不到的，并指出那几个词在上下文中的意思，说着便把打印纸垫在膝盖上，把这几首小诗直接翻译成了汉语。郑先生的现场译文形意兼备，长短、韵律、步、格、意向、意

境等各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朱振武说，这几首小诗出现在不太出名的小说作品中，郑先生此前当然没有看到过，但他拿到手上，基本上是不假思索，直接翻译，让他倍感敬佩。

学术研究：从实证出发，用材料说话

除了翻译家，郑克鲁还是一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。他自己回忆，走上法语翻译这条路，是从写《红与黑》的评论开始的，那时，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法国文学研究。如果说，郑克鲁文学翻译的风格是贴近原文，看不到脱离原文或游离原文之外的独自发挥，更看不到其译文中的高调张扬，那么，他的文学评论也正好与之一脉相承，平实稳重，从不聒噪浮夸，而是句句落到实处，从实证出发，用一手材料说话，循循善诱，以理服人。郑克鲁的翻译作品通常都会搭配一篇高质量的序跋。而在撰写译本序跋的过程中，他也会结合法文材料，从作品的文学史地位、语言特征及艺术价值三方面进行分析，完善读者对作家作品的认识，这是他序跋的特点。对此，郑克鲁解释说：“我是文学研究出身，所以我的序言与他人不尽相同。”（下转第二版）